

郭店楚簡《老子》「大器曼成」試釋

陳雄根

香港中文大學中國語言及文學系

一九九三年出土的郭店楚簡，包含了多種古籍，其中所載《老子》（下稱簡本），是迄今所見的最早傳抄本。自簡本出土以來，不少學者進行文字考釋，並將簡本與其他本子比勘研究。本文擬就簡本「大器曼成」一語的釋義，提出個人的看法，以就正於方家。

簡本「大器曼成」一語，漢帛書本作「大器免成」，今本多作「大器晚成」。《郭店楚墓竹簡》一書校釋者以「大器曼成」之「曼」讀作「晚」，並引裘錫圭按語云：「疑當讀為『趨（慢）』。」¹ 其後崔仁義、丁原植亦主以「曼」通「慢」，² 魏啟鵬但言「曼」今本作「晚」，又引錄裘錫圭解釋，而自己不一說。³ 按「曼」、「晚」、「慢」古音相近。⁴ 將「曼」訓作「晚」，則文意同於今本；訓作「慢」，義亦與「晚」近。表面看來，以「曼」通「慢」或「晚」，合乎古音通假之例，世人於「大器晚成」一語之通解，亦習而不疑。然而結合《老子》本書的上下文來看，將「曼」訓作「慢」或「晚」，從句子結構和立意取向來看，則未見穩妥。茲摘錄簡本「大器曼成」一節文字，並附上馬王堆《老子》帛書本（《老子》帛書分甲、乙兩本，以下分別簡稱帛書甲本、帛書乙本）及王弼本（下簡稱王本）相關文字，以資比較。⁵

- ¹ 荊門博物館（編）：《郭店楚墓竹簡》（北京：文物出版社，1998年），頁119，注14。
- ² 崔仁義說見其《荊門郭店楚簡老子研究》（北京：科學出版社，1998年），頁39；頁52，注92。丁原植說見其《郭店竹簡老子釋析與研究》（增修版）（臺北：萬卷樓圖書有限公司，1999年），頁293。
- ³ 魏啟鵬：《楚簡〈老子〉柬釋》（臺北：萬卷樓圖書有限公司，1999年），頁50，注10。
- ⁴ 本文所言古音，據周法高（主編）：《漢字古今音彙》（香港：中文大學出版社，1979年）。「曼」、「晚」、「慢」三字周法高並擬為明母元部，雙聲疊韻。
- ⁵ 本文所引《老子》文句，簡本據《郭店楚墓竹簡》，帛書本據國家文物局古文獻研究室（編）：《馬王堆漢墓帛書〔壹〕》（北京：文物出版社，1980年），王本據王弼：《老子道德經注》（見樓宇烈：《王弼集校釋》〔北京：中華書局，1980年〕）。比較三本引文時，頁碼皆直接書於引文之後。

簡本乙組：大方亡禺(隅)，大器曼成，大音祇聖(聲)，天象亡埜(形)。(118)
 帛書乙本：大方无禺(隅)，大器免(晚)成，大音希聲，天(大)象亡刑(形)。(89)
 王本四十一章：大方無隅，大器晚成，大音希聲，大象無形。(112-13)

簡本「大方亡禺」，帛書乙本作「大方无禺」，王本作「大方無隅」，「禺」假作「隅」，學者並無異議。「大方無隅」，意謂至方正的沒有棱角。「大音祇聖(聲)」，王本作「大音希聲」。裘錫圭云：「『祇』、『希』音近。」⁶據裘氏之說，「大音祇聲」即「大音希聲」。按嚴遵《老子指歸》云：「大音希聲，告以不言。言於不言，神明相傳。默然不動，天下大通。無聲而萬物駭，無音而萬物唱。天地人物，無期俱和，若響應聲。」⁷又王本十四章云：「聽之不聞名曰希。」⁸故「大音希聲」即是說至大的音響是無聲的。簡本「天象亡埜」，帛書本作「天象亡刑」，王本作「大象無形」。「埜」、「刑」並通作「形」，學者亦無異議。王本三十五章：「執大象，天下往。」注云：「大象，天象之母也。」⁹「天象(或大象)無形」，意謂天象(或大象)看不見其痕跡。¹⁰這裏，簡本「大方亡禺(隅)」、「大音祇聖(聲)」、「天象亡埜(形)」三句都是以正言若反方式出之，因此，「大器曼成」句式亦當如此。設若將「大器曼成」釋為「大器慢成」或「大器晚成」，則大器終有所成，這與其他三句立意的取向是不符合的。樓宇烈論王弼《老子道德經注》「大器晚成」句下云：

愚謂經文「大器晚成」疑已誤。本章〔按：指第四十一章〕言：「大方無隅」、「大音希聲」、「大象無形」，二十八章言：「大制無割」等。一加「大」字則其義相反，「方」為有隅，「大方」則「無隅」；「音」為有聲，「大音」則「希聲」；「象」為有形，「大象」則「無形」；「制」為有割，「大制」則「無割」。唯此「大器」則言「晚成」，非「器」之反義。¹¹

樓氏正是從「大方無隅」等數語的句子結構及立意取向提出以「大器」為「晚成」之說不當。

⁶ 《郭店楚墓竹簡》，頁119，注15。

⁷ 漢嚴遵(著)、王德有(點校)：《老子指歸》(北京：中華書局，1994年)，卷之一，頁15。

⁸ 《王弼集校釋》，頁31。

⁹ 同上注，頁87-88。

¹⁰ 許抗生〈初讀郭店竹簡《老子》〉云：「這裏的『天象無形』，可能是指日月星辰的光芒而言。」見《中國哲學》第二十輯《郭店楚簡研究》(瀋陽：遼寧教育出版社，1999年)，頁100。又古棣、周英《老子通》上部《老子校詁》(長春：吉林人民出版社，1991年)云：「『大象無形』，與十四章『無狀之狀，無象之象』相同，是說道之象——大象，是不著形跡的，此『大象』亦即三十五章之『執大象』之『大象』，均是指道而言。」(頁611)

¹¹ 《王弼集校釋》，頁115。

在《老子》一書，以並列否定句式或正言若反句式來立論的例子相當普遍，茲以王本為主，較以簡本或帛書本相關句子，列舉數則文例如下：

- (1) 王本二十四章：企者不立，跨者不行，自見者不明，自是者不彰，自伐者無功，自矜者不長。(60-61)

簡本：缺

帛書甲本：炊者不立，自視(示)不章，〔自〕見者不明，自伐者无功，自矜者不長。(12)

帛書乙本：炊者不立，自視(示)者不章，自見者不明，自伐者无功，自矜者不長。(97)

- (2) 王本三十五章：視之不足見，聽之不足聞，用之不足既。(88)

簡本丙組：視之不足見，聖(聽)之不足聞(聞)，而不可既也。(121)

帛書甲本：〔視之〕，不足見也。聽之，不足聞也。用之，不可既也。(13)

帛書乙本：視之，不足見也。聽之，不足聞也。用之不可既也。(98)

- (3) 王本四十五章：大成若缺，其用不弊；大盈若沖，其用不窮。大直若屈，大巧若拙，大辯若訥。(122-23)

簡本乙組：大成若夬(缺)，其用(用)不弊(敝)。大涅(盈)若中(盅)，其用(用)不窮(窮)。大攷(巧)若拙(拙)，大成若訕，大植(直)若屈。(118)

帛書甲本：大成若缺，其用不弊(敝)。大盈若盅(盅)，其用不窮(窮)。大直如訕(屈)，大巧如拙，大贏如訥。(3)

帛書乙本：〔大成如缺，其用不敝。大〕盈如沖，其〔用不窮。大直如訕，大辯如訥，大〕巧如拙，〔大贏如〕訕。(90)

- (4) 王本八十一章：信言不美，美言不信；善者不辯，辯者不善；知者不博，博者不知。(191-92)

簡本：缺

帛書甲本：〔信言不美，美言〕不〔信。知〕者不博，〔博〕者不知。善〔者不多，多〕者不善。(6)

帛書乙本：信言不美，美言不信。知者不博，博者不知。善者不多，多者不善。(92)

從以上各例觀之，簡本、帛書本與王本《老子》文字雖有出入，惟句型則相同，立義取向無別。準此以推，簡本「大方亡禺」一組句中，「大器曼成」當為否定句式，立義與「大方亡禺(隅)」、「大音祇聖(聲)」、「天象亡莖(形)」相同。

然則「大器曼成」之「曼」當作何解？學者或以為「晚」，或以為「快慢」之「慢」（二說見前），丁原植以為「慢」有「輕忽」之義，¹²說皆未安。竊以為「曼」當訓「無」。《小爾雅·廣詁》云：「曼，無也。」¹³「曼」古音明母元部，「無」古音明母魚部，二字雙聲通轉。「曼」通作「無」，古書也有明證：

- (1) 《法言·寡見》：「曼是為也。」汪榮寶《法言義疏》云：「『曼是為也』者，禁止之辭，謂慎毋作此言也。」又引朱子《集注》云：「此『曼是為也』，即『無以為也』之謂。」¹⁴
- (2) 《法言·五百卷》：「周之人多行，秦之人多病。行有之也；病曼之也。」李軌注云：「行有之者，周有德也；病曼之者，秦無道也。」¹⁵（按：李注亦訓「曼」為「無」。）

《廣雅·釋言》亦云：「曼、莫，無也。」王念孫《疏證》除引上述《法言》二篇以證外，並云：

《文選·四子講德論》：「空柯無刃，公孫不能以斲；但懸曼矰，蒲苴不能以射。」曼亦無也，李善注訓為長，失之。曼、莫、無一聲之轉。……任氏幼植《釋縵》云：「《說文》：『縵、縵無文也。』《管子·霸形篇》：『君何不發虎豹之皮，文錦以使諸侯，令諸侯以縵帛鹿皮報。』《左氏成五年傳》：「乘縵。」注：「車無文。」是凡物之無文者謂之縵，義與曼同也。¹⁶

又王氏於《讀書雜誌·餘篇下》釋《文選·四子講德論》「但懸曼矰」句云：

曼者，無也，言但有繳而無矰，則雖蒲苴不能以射也。……「但懸曼矰」，與「空柯無刃」相對為文，但，亦空也；曼，亦無也。無、曼一聲之轉，無之轉為曼，猶燕菁之轉為蔓菁矣。¹⁷

《荀子·非十二子篇》：「大儉約而慢差等。」¹⁸楊倞訓「慢」為「輕」。王氏《讀書雜誌》卷八之二「大儉約 慢差等」條下云：

¹² 《郭店竹簡老子釋析與研究》，頁293。

¹³ 宋翔鳳：《小爾雅訓纂》，收入于玉安、孫豫仁（主編）：《字典彙編》（北京：國際文化出版公司，1993年）第24冊，頁8。

¹⁴ 汪榮寶（撰）、陳仲夫（點校）：《法言義疏》（北京：中華書局，1987年），頁217-18。

¹⁵ 同上注，頁268。

¹⁶ 王念孫：《廣雅疏證》（北京：中華書局影印家刻本，1983年），頁136。

¹⁷ 王念孫：《讀書雜誌》（江蘇：江蘇古籍出版社，1985年），頁1070。


¹⁸ 王先謙：《荀子集解》（北京：中華書局，1996年），頁92。

優差等，即無差等，作優者借字耳。《富國篇》曰：「墨子將上功勞苦，與百姓均事業，齊功勞。」正所謂無差等也，故下文云：「曾不足以容辨異，縣君臣。」楊以優為輕慢，亦失之。¹⁹

從以上書證看來，「曼」通作「無」，信而有徵。衡之簡本「大器曼成」一語，「曼」訓作「無」，與「大方亡禺（隅）」、「大音祗（希）聲」、「天象亡埜（形）」文義相協，較「曼」訓作「慢」或「晚」為妥貼。

今本《老子》「大器晚成」，帛書乙本作「大器免成」，學者多以「免」借為「晚」。樓宇烈根據王本「大方無隅」、「大音希聲」、「大象無形」、「大制無割」等語，認為「免」似非「晚」之借字，而當以「免」本字解為是。²⁰樓氏又云：

二十九章經文：「天下神器」，王弼注：「神，無形無方也；器，合成也。無形以合，故謂之神器也。」「器」既為「合成」者，則「大器」則當為「免成」者，亦即所謂「無形以合」而使之成者。如此，則與「大方無隅」、「大音希聲」、「大象無形」等文義一致。²¹

樓氏所言甚允。按「免」字見西周免簋、免盤、免卣、免尊（屬西周懿王器）等器，作，²²象人戴冕形，當為「冕」的初文。²³自借用為「脫免」字，久假不歸。樓氏謂「免」當以本字解為是，說的是「免」的「脫免」義。「大器免成」，也就是「大器無成」。

先秦典籍中，直接引用《老子》「大器晚成」一語的，有《韓非子·喻老篇》及《呂氏春秋·先識覽·樂成》，²⁴似是《老子》原本作「大器晚成」的一個有力證明。這裏先討論《老子》成書的年代，再回頭交代「大器晚成」是否屬《老子》初文。關於《老子》的成書年代，近世學者看法有三：一是早出說，認為《老子》成書於春秋末年。二是晚出說，認為《老子》成書於秦漢間或漢文帝時。三是戰國說，認為《老子》成書於戰國時期。²⁵帛書《老子》出土，有力地否定了《老子》晚出的說法，帛書甲本《老子》，不

¹⁹ 《讀書雜誌》，頁656。

²⁰ 《王弼集校釋》，頁115。

²¹ 同上注。又高明：《帛書老子校注》（北京：中華書局，1996年），頁24-25，亦然樓說。

²² 見周法高：《金文詁林》（香港：香港中文大學，1975年），卷八，頁5097。

²³ 郭沫若：《兩周金文辭大系攷釋》（上海：上海書店出版社重印，1999年），頁90。

²⁴ 見陳奇猷：《韓非子集釋》（上海：上海人民出版社，1974年），頁413；及其《呂氏春秋校釋》（上海：學林出版社，1990年），頁989。

²⁵ 參王中江：《郭店竹簡《老子》略說》，《中國哲學》第二十輯《郭店楚簡研究》，頁103-4。有關探討《老子》成書年代問題的論文，尚可參羅根澤（編著）：《古史辨》（香港：太平書局重印，1963年）第四冊和第六冊。

避漢高祖劉邦諱，乙本則避諱，²⁶可知甲本當抄寫於劉邦稱帝前，而《老子》成書年代則應更早。近人古棣、周英從《老子》的基本內容、用字、用詞、用韻、文體等不同角度考證《老子》的時代，最後歸結到《老子》是春秋末年老聃親自撰寫之作。²⁷李學勤〈申論《老子》的年代〉一文，根據長沙馬王堆出土的《黃帝書》內容因襲《老子》，因而推斷《老子》成書不會晚於戰國早期。²⁸簡本《老子》的出土，對《老子》最初成書的年代，提供了更新、更有力的證據。《郭店楚墓竹簡》編者指出，郭店楚墓屬於東周時期楚國的貴族墓地。²⁹至於墓葬時間，約在公元前四世紀中期至前三世紀初。³⁰簡本《老子》的抄定時間，自應較墓葬時間為早。雖然崔仁義考證簡本《老子》的抄定時間晚於公元前341年，³¹也就是戰國中期。王中江則以簡本用「亡」表示「有无」的「无」，說明簡本寫定的時間比較早，並推斷《老子》成書於戰國晚期的說法不能成立。王氏進而比較簡本《老子》與同墓陪葬的《太一生水》竹簡，認為簡本《老子》為關尹一派所傳。最後歸結說：

根據以上所說，簡本《老子》仍只是《老子》的一種傳本，而老子所著的《老子》原本，在時間上，不僅早於《孟子》、《莊子》，而且肯定比戰國初還靠前，至少就像一種說法所認為的那樣，是在春秋後期，它應該比《論語》和《墨子》還要早。《老子》出現不同的傳本，肯定需要一定的時間，在一次次傳抄中，慢慢發生變化，後來成為不同的傳抄本。³²

簡本《老子》的出土，對《老子》成書於春秋末年說，是有力的支持。弄清了《老子》的成書年代，再來看《老子》「大器晚成」中「晚」字的問題。「晚」字不見甲骨、金文。經書如《周易》、《尚書》、《毛詩》、《左傳》、《公羊傳》、《周禮》、《儀禮》、《論語》、《孟子》、《爾雅》、《孝經》，其他典籍如《商君書》、《文子》、《逸周書》、《尉繚子》、《吳子》、《相馬法》、《晏子春秋》、《山海經》、《穆天子傳》、《燕丹子》、《司馬法》等書，「晚」字未嘗一見。載有「晚」字的，《禮記》、《管子》、《慎子》、《申子》、《莊子》一見，

²⁶ 如帛書甲本五十四章「以邦觀邦」（《馬王堆漢墓帛書〔壹〕》，頁4）不避漢高祖劉邦諱，乙本「邦」作「國」（同上書，頁90）。又如甲本六十一章「大邦者，下流也」（同上書，頁5），乙本「邦」亦作「國」（同上書，頁91）。

²⁷ 古棣、周英：《老子通》（長春：吉林人民出版社），下部「老子通論」上篇，頁84—210。

²⁸ 見陳鼓應（主編）：《道家文化研究》第六輯（上海：上海古籍出版社，1995年），頁72—75。

²⁹ 《郭店楚墓竹簡·前言》，頁1。

³⁰ 參湖北省荊門市博物館：〈荊門郭店一號楚墓〉，《文物》1997年第7期，頁47。

³¹ 王中江：〈郭店竹簡《老子》略說〉，頁104。

³² 同上注，頁104—8。

《穀梁傳》、《墨子》二見，《戰國策》十一見，《韓非子》十三見，《呂氏春秋》七見。³³又「晚」字在《楚辭》中僅一見，出宋玉《九辯》。³⁴由以上統計所得，「晚」字的出現似乎是春秋以後的事，在戰國後期的典籍如《戰國策》、《韓非子》及《呂氏春秋》，「晚」字才較多使用。因此，今本《老子》「大器晚成」一語，最初或早期的本子裏極可能都不是「晚」字。

韓非子解老，為借《老子》言論以闡發其思想，或改《老子》之文以就其說。如〈喻老篇〉引《老子》「自見之謂明」，今《老子》「自見」作「自知」。王先慎即謂「此『見』字即緣上兩『見』字而誤，非韓子所見本有不同也，當依《老子》作『知』」。³⁵陳奇猷更指出：

上文言「自見」，故此云「自見之謂明」，疑見乃韓非改《老子》之文，而非知誤為見也。蓋韓非之解《老子》，非為解《老》而解《老》，乃借《老子》以發揮其思想，例如前條解「大器晚成，大音希聲」，則曰「不蚤見示，故有大功」，正是〈南面篇〉所謂「人主欲為事，不通其端末，而以（同己）明其欲，有為之者，其為不得利，必以害反」，及〈主道篇〉所謂「君無見其所欲，君無見其意」之義，而非《老子》「大器晚成，大音希聲」之本意。故韓非為發揮其思想之便利，引《老子》文而改其字，非不可能也。³⁶

《韓非子·喻老篇》引楚莊王一飛沖天，一鳴驚人，以釋《老子》「大器晚成，大音希聲」，³⁷有無更改《老子》原文，不得而知，然根據上文的分析，《老子》成書於春秋後期，而「晚」字始見於戰國，也許早期《老子》其中的一種抄本，「大器晚成」本作「大器免成」，「免」作本字解，訓「無」。由於「免」、「晚」形音相近，「免」因誤作「晚」，而後人對全句的詮釋也便出現變化。《呂氏春秋》成書在《韓非子》之後，亦沿用「晚」字。後世習用「大器晚成」語，遂不知此與《老子》原意正好相違了。

³³ 以上統計，《管子》、《墨子》、《慎子》、《申子》、《莊子》、《韓非子》出自中華文化網資料。其餘各書之統計，據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（編纂）：《漢達古籍資料庫1.2版》。

³⁴ 宋玉《九辯》：「白日晚晚其將入兮，明月銷鑠而滅毀。」按「晚」字在《楚辭》出現次數的統計，據周秉高：《新編楚辭索引》（呼和浩特：內蒙古大學出版社，1999年）。

³⁵ 清王先慎：《韓非子集解》（北京：中華書局，1998年），頁169。

³⁶ 《韓非子集釋》，頁416。

³⁷ 同上注，頁412-13。

A Suggested Annotation of the Phrase *Daqi Mancheng* 大器曼成 in the *Laozi* 老子 according to the Guodian Bamboo Strips of Chu (郭店楚簡)

(A Summary)

Chan Hung Kan

The annotation of the phrase *daqi wancheng* 大器晚成 in the *Laozi* has had no controversy in the past. However, in the recently unearthed *Laozi* in the Guodian Bamboo Strips of Chu (郭店楚簡), the compound *wancheng* in *daqi wancheng* reads as *mancheng* 曼成, while according to the silk manuscript of the *Laozi*, it is *miancheng* 免成. Most scholars annotate *man* as slow (慢) or late (晚), and that *mian* as slow (晚). With reference to the sentences connected to the phrase *daqi mancheng* in the bamboo strips of the *Laozi*, and taking into consideration of the related sentences in the silk manuscripts and Wang Bi's 王弼 edition of the *Laozi*, this paper argues from the angles of sentence structure and authorial intention, and holds that *man* should instead be annotated as *wu* 無. This paper also argues that both *man* and *mian* should be annotated as *wu*. References are made to the convention of ancient writings, the time when the *Laozi* was written, and the time when the character *wan* 晚 first appeared. Later editions mistake *mian* 免 as *wan* 晚, and generally accept the phrase *daqi wancheng*, which is precisely the opposite of the idea of the *Laozi*.

版權為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
所有 未經批准 不得翻印

版權為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
所有 未經批准 不得翻印